

秦晴、陳文茜、黎明柔

——聲音表演的性別政治

◎何春蕤

有

好一陣子，秦晴天真撒嬌的聲音伴隨著台北市無數的塞車族在車陣中忍受無奈，她特有的說話方式受到極大的歡迎，甚至改造了警廣交通網其他女播音員的風格，也吸引了大陸的交通播音員跨海前來觀摩求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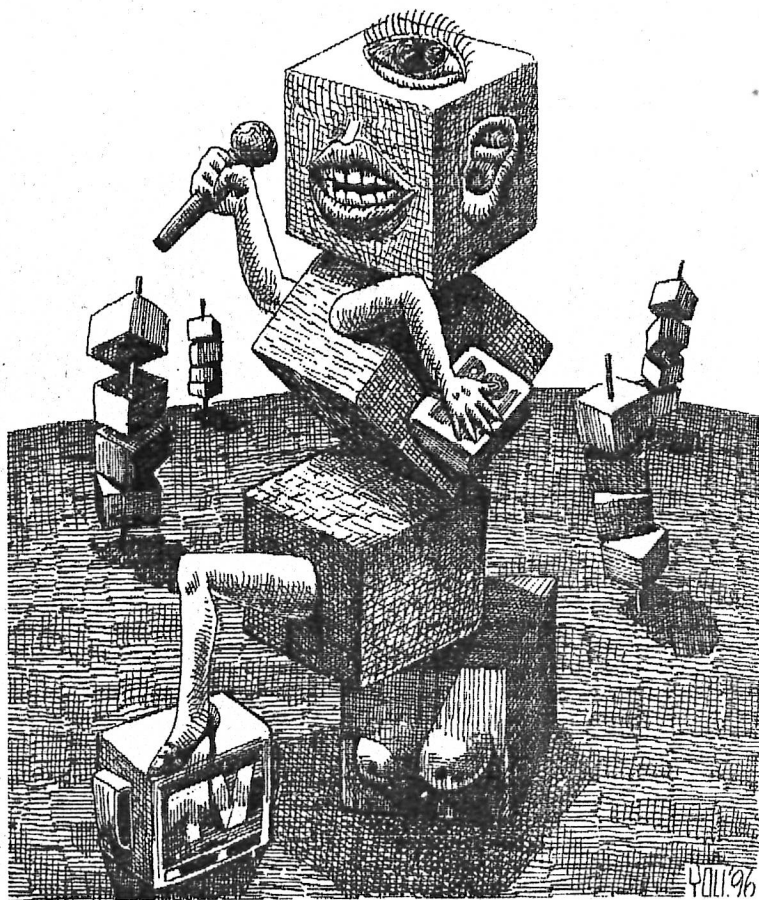
秦晴後來從政當選台北市議員之後，大家在議事殿堂的爭吵中才赫然發現她在議會中有極為不同的聲音。原來她在交通網節目中的說話方式是另一種表演，而且正是這種聲音表演的特殊意義造成了她的吸引力。

這個清脆聲音的說話方式是以一種童稚的嗲聲嗲氣來對眾多主掌駕駛盤的男性聽眾發功，秦晴也以半生不熟的台語和小孩天真的自說自話，來暗示她是可愛的、無威脅性的，而在這個自我定位上，她的一切失誤和懇求都輕易的滿足了那些在階級上弱勢、但渴求在性別上鞏固優勢的男性駕駛者心理。

於是，好一陣子，許多人以為秦晴這種訴求男性、針對男性狂想而量身打造的天真聲音，才是女人應該投射的曲意承歡形象。

直到——直到我們聽見了陳文茜和黎明柔的聲音表演。陳文茜和黎明柔的聲音都帶著一股強烈的慵懶，有點黏黏膩膩的感覺，更透著一股自得的世故。在這一點上，她們的音質比秦晴的童稚聽來更有成熟的女人味，更引人遐思，但是，她們對這慵懶聲音的運用卻形成極為深刻的權力效應。

陳文茜在現階段成為許多女性崇拜的對象，主要是因為她那麼適切的糅合了女人的柔軟氣質和（一般來說屬於）人的政治智慧。她可以輕鬆自在的說出極長



極複雜卻又極清晰的道理，也擅長沈著冷靜的駁斥男性政客的氣急敗壞，溫和柔潤的聲音中包裹著強大的自主立場，卻又一點也不顯出她在和你爭辯。在這種剛柔並重的語言表演中，即使是敵意濃烈的對手也不得不不在陳文茜的聲音場域中按她的遊戲規則來玩。這種柔韌的女性聲音因此具有極大的突破力，它溫柔但堅定的游刃於男性政治的每一個層面，再也不能被噤聲或被忽視。

如果說陳文茜的慵懶聲音在男性主導的政治場域中進行了有效的操作，那麼，黎明柔的慵懶聲音便成功的攪擾了一向平順運作的常識場域。

黎明柔的慵懶聲音建立在強烈的自戀傾向，這種自我中心的態度在高度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或許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但是在我們這個仍然對自己不确定，很在意他人看法，處處尋求合於規範的文化中，黎明柔的自戀變成了一種不用常規，不甩權威的表現，也因而展現了極大的顛覆力。

這種顛覆的聲音經常不按常理來思考或反應，而是無厘頭似的跳躍折射，在出人意外的節外生枝中創造出許多另類思考的方向，也在勇於討論最禁忌的題目——性的時候，顯示出女人少見的自在，唯有以這種不把性當成什麼大不了事情的態度，才有可能營造出安全的討論空間，使得叩應的聽眾可以在坦言中一次又一次的開創新機，突破文化禁忌，鼓勵新的主體位置的誕生。

黎明柔的慵懶聲音在另一個層次上也是一種諧擬。她半嚴肅半開玩笑的說著最正經的人說的道貌岸然的話，使聽的人在這種處理方式中恍然見到了正經話的做作與荒謬。她也模仿著最膚淺的人做最膚淺的評論，但是她的聲音中卻又透露著一種嘲諷，嘲諷那些自以為遠超過膚淺層次的聽眾在這一剎那昇起的優越感。

當女人的聲音表演擺脫秦晴式的討好男性之後，我們發現可以操作、可能顛覆的空間居然還有這麼大，這些聲音所投射的女性形象居然可以這麼不落窠臼，這麼具有突破性。這麼說來，眾多女人都可以利用各種交談、叩應、聊天的機會來創造更多不同的聲音表演，一齊來攪和聲音場域中的權力政治。

（作者為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